

開放文學 – 神鬼仙俠 – 仙俠五花劍 第三回 服仙丹素雲換骨 衍宗派紅線傳拳

話說紅線女斬了郝天彪，又把劍光連指數指，向群盜頭上斬來，嚇得眾強徒一個個哀呼饒命，跪了一地。那女子也苦苦代求道：「且請仙姑息怒。此事罪魁禍首，乃黑臉盜與著這穿黃的盜魁，今既俱已伏誅，還望仙姑饒過他們。勿因難女一人，有傷數十百人性命。」紅線一來本只要做眾人的下遭，並不是定須斬盡殺絕；二來聽這女子苦求，手也軟了好些。因對眾盜言道：「爾等在此落草，平時罪惡不問可知。本當一概斬了，為民除害。姑念此女代求，暫饒爾等性命。以後須要改惡從善，勿再為非，免貽後悔。」說畢，將手一招，那劍冷颼颼打了一個盤旋飛了回來。只苦得劍光飛過之時，眾強盜不知不覺也有削去頭髮的，也有失去了鬚的，也有飛去眉毛的，竟把這百數十人弄得無一個沒有記識。因此大眾戰兢兢的尚跪著，不敢起身。紅線道：「爾等受此懲創，諒也不敢再作這強盜生涯。如今快把地下死屍收拾出去，傳話山上山下、山前山後一眾強徒，各自散伙，改邪歸正，不准再在此地逗留。如違，立斬不赦。」眾人聽了此言，好似半天裡得了恩詔一般，謝了一聲，各自起來，七手八腳將郝天彪及吳頭目的屍首搬去掩埋，一面果然傳出話去。頃刻間，把截雲山五百餘名大小強人散個乾乾淨淨。其時，天已漸漸黑了，廳中只有紅線與女子兩人。紅線見桌上放著現成的燈燭，遂敲石取火，點了一支燭兒，把這女子仔細一看。見他生得面似梨花，腰如楊柳，風姿媚媚，骨肉停勻，只惜兩眉太豎了些，略帶三分殺氣。年約二十上下，不長不短身材，穿一件半舊半新的元色窄袖小袄，外罩月白罩衫，下繫天藍裙子，裡邊湖綠褲兒，足上一雙紅緞弓鞋，約略三寸左右，乃是一個花枝般的人兒。正要問他姓甚名誰，並問獨自一人到此深山何事，那女子雙膝跪下，叩謝了活命之恩。又問紅線：「仙居何處，是何道號，也好日後圖報。」紅線微微一笑，雙手扶起道：「山野之人，本無名字，圖報一說，更是休提。但不知你是何人，至此甚事，卻被群盜拿上山來？」那女子含淚答道：「難女白氏，小字素雲，乃本處曹州府城武縣人，父名受采，耕田度日，祖傳連環弩箭，時至山中獵些鳥獸。母親青氏，生難女弟第二人，弟名如玉，年方十歲，禍緣此起。偏東道上十里之遙有座高山，名臥虎山，綿亙百有餘里。東界濟寧，南界武定，西北界海，乃東省咽喉要道。近日金兵犯順，各處水陸戒嚴。此山新來一支官軍在彼駐紮，那統兵官姓秦名剋，別號應龍，乃當朝首相秦檜的堂弟，年紀不到三十，善使一柄九股托天叉，有萬夫不當之勇，奈是一個酒色狂徒，外人因此與他起個混號叫做花花太歲。自從那廝駐兵此山，名雖控扼金人，實則擾害百姓。凡近方略有姿色的婦女，時被他搶入營中，玷污清白，有幾個三貞九烈之人，誓死不從，也不知斷送了多少性命。今日午後，那秦應龍不知從何處飲酒回營，經過難女門前，適兄弟開著門兒在街玩耍，被他一眼望至屋中，瞧見難女，乘著酒意闖入門來，以查察奸細為由，欲與難女提親。父親豈肯容他，略略與他鬥口，被他叱令從人，謂為不應藐視官長，不服稽查，欲將父親拘進營去。後在家中搜出打獵所用鈎槍、弩箭，竟又指為私藏軍火，罪上加罪。不由分說，把一家人拘至臥虎營中，兄弟害怕啼哭，竟被秦應龍一掌打死。難女同著父母進得營時，共拼一死。誰料秦應龍回營之後，酒衝上來，嘔吐交作，因著暫押營門，聽候酒醒發落。難女與父母乘著看役偕眾營勇在營房賭錢之際，出其不意，商議脫逃。那知不上半里之遙，見後面塵土飛天，竟被勇丁追至。父親見事已如此，令難女在前逃命，自己與母親在後斷路。不多一刻，大隊人馬竟如潮水一般湧來，口中大喊『快拿逃犯』。竟把父女三人衝散。難女情急智生，伏在道旁荊棘叢中，未被他們看見，幸脫虎口。母親當時被兵勇拘回，父親奮身搶救，不得已與眾兵交手，寡不敵眾，也被他們拿去。難女此時肝腸寸斷，進退無門，直至賊兵遠去，方敢出來。因此孤身逃至這裡，不想又遇黑臉強徒，拿上山頭，見了盜魁，竟與秦營通同一氣。正欲使黑臉盜押解赴營，幸得仙姑搭救。」說罷，淚如雨下。

紅線女道：「原來如此。但爾伶仃弱女，現欲何往，可是想到官署告他？」素雲道：「此地離城較遠，況秦應龍官居統制，又是當朝首相之弟，縱使告到當官，也是斷斷無益，所以他敢這般的無法無天。刻下難女實不瞞仙姑，意欲覓一熟識親鄰，打探父母下落。如幸安然無事釋放回家，尚得骨肉團聚，乃是萬千之喜。倘有三長兩短，惟有毀容保節苟活人間，伺秦應龍出營之時，仗著我家傳弩箭，報這不共戴天之仇，事成，俟覓父母屍骸，好好安葬，即當披剃入山，永高塵世。不成，惟有一死而已。」紅線道：「聽你之言，能發連珠弩箭，不知尚有何技，乃想報此冤仇？」素雲道：「弩箭是看父親施放，略略知此法兒。別的技藝，何曾學得？」紅線道：「你今年有幾歲了，父母曾否為你對姻？」素雲兩頰一紅，道：「今年一十九歲，尚未聯姻。」紅線重把他身材面貌細細的估量了一番，又想他的父母一定凶多吉少，心中便有收他為徒、使他日後得報親仇之意。但不知他的心術究竟如何，所以一時未便出口。素雲見紅線兩眼直瞧著自己，不言不語，且先時間他姓名，只說：「山野之人，並無名姓」，明是不肯直說，心下不禁疑惑起來。因又重新細細動問，且言：「今日天色已晚，不知仙姑當往何處安身？」紅線此時也不再隱，便把來蹤去跡細述一番，並說：「今夜天已晚了，此間現有房屋舖鋪，我不妨相陪著你暫宿一宵，明日再說。」素雲聽是上界劍仙下凡，怪不道有此絕技，不禁破愁為喜，重復跪下地去，端端正正拜了四拜。紅線慌又扶起，連稱：「不必如此。」

二人又談有一個更次。紅線問素雲：「腹中可饑，山中諒有廚房，何不煮些飯吃？」素雲答稱：「曉得。」舉火尋至廚中，果然有肴有飯，不要說是一餐，足夠一二年糧草。素雲盛了一大碗飯，端了一碟子火腿，一碟子咸雞，又另尋了兩碟子筍蔬，找一個盤兒裝好，端上廳來。紅線見了道：「難為你取到此間，奈我不食人間煙火已久，你請自便。」素雲也不相強，略略用了些兒。因有心事在身，再吃不下。少停，將杯盤收拾，來請紅線安睡。紅線道：「我在山中打坐慣了，你可自去尋上房睡罷，休來候我。」素雲不肯相離，在旁坐著。紅線反覺過意不去，坐了一會，陪著他同覓上房略睡片時，天已大明。素雲起身時，也不梳洗，淚汪汪的跪在紅線面前聲稱：「便要下山去探父母消息。」紅線勸住道：「休得這樣悲傷。你且在山稍待，我與你走一遭兒若何？」素雲聽得此言，納頭便拜。紅線又安慰了一番，說一聲：「我去去就來。」立刻駕起劍遁之法，一道寒光竟往臥虎營而去。素雲見了，又驚又詫，又喜又悲。不消片刻，紅線已回，告訴素雲道：「探得你父被擒進營，因袖中藏有弩箭，欲射秦虜，被手下亂棒打死。你母痛夫情切，罵賊觸柱而亡，現在兩個屍首俱藁葬在山腳之下。」素雲聽罷，大哭一場，咬牙切齒的道：「我白素雲不報此仇，有何面目見父母兄弟於九泉之下。」紅線苦苦相勸，素雲仍哭個不住，後來竟哭得淚也乾了，聲也啞了。

紅線暗忖：「好一個孝烈女子，我如收他為徒，日後諒不至誤事。只是一個嬌怯怯的人兒，如何學得劍術？」眉頭一皺，暗說：「有了，何不給他吃一服換骨金丹，把他凡骨換去，然後傳他技術，報仇未遲。」主意一定，伸手向胸前虎皮袋中取出一粒桂圓大的丹藥，金光耀目，香氣撲人，拿在手中遞與素雲道：「你既要想報此深仇，倘然苦壞身子，反是誤事。我有丹藥一丸，你且吃了，與你易過筋骨，即在此間緩住幾日，待我慢慢授你仙劍，使你報仇可好？」素雲聽了，正中下懷，急問仙姑：「此語可是當真？」紅線道：「誰來哄你。」素雲頓時止住了哭，翻身拜了八拜，改稱恩師。將丸接來納入口中，覺有一股香氣直透入泥丸宮，回到丹田穴內而去。少停，覺得手足酸麻，坐立不安。紅線道：「你既服此丹藥，即須身子作熱，快些起來入房安息，休再悲傷。」素雲道：「謹遵恩師吩咐。」遂勉強掙扎進房，昏昏沉沉的倒頭便睡。直到半夜方醒，身上熱得渾如火炭一般，翻身時骨節之中格格作響，一連三日三夜，精神恍惚，茶飯不思。到第四日早上，紅線進房間：「服藥後身子如何？」素雲伏在枕上訴了一番。紅線道：「你服的名換骨丹，吃了下去渾身三百六十骨節一節節皆須換過，此後便可身輕於葉，縱跳自如。但須臥牀七日，且半個月內不可勞動。你要安心靜耐等待，過了半月，為師傅你的技術精了，方可報仇，萬勿心焦。」素雲諾諾連聲。紅線又叮囑了些寒暖當心的話，出房自去。素雲足足在牀臥了七晝夜，四肢不能展動。直至第八日早上，略覺鬆動了些，起到外邊廳上見過紅線，紅線命他吃些茶飯，依舊回房養息。一連又是八天，已是半個月了。此時素雲精神百倍，行路也比先時快了好些。因念父母已亡，未經穿孝，好得山寨中盡有銀錢，取了兩錠白銀，下山去買了一套素色衣褲，一件白灰布道袍，一個女道冠兒，一雙豹皮底小雲鞋，竟改了道姑裝束，發誓：「報仇之後，定當隨師修道，超拔父母升仙。」紅線見他這樣精心，十分歡喜。

一日，清早起身，命素雲在高山頂設了一副香案，供上公孫大娘所賜的桃花寶劍。紅線先自向西拜了四拜，後命素雲跪下，叩頭髮誓道：「弟子白素雲，今拜紅線為師，傳授道術，志在報復親仇，廣行大道。日後如有為非作歹，妄殺生靈，一切願受五雷擊頂。」誓畢起來，撤過香案。紅線將劍授與素雲，先傳了他些收發操縱之術。素雲一一領受。紅線又道：「凡學劍術之人，第一要心術端正，不許無事生非。第二要詣力堅固，不得有初鮮終。第三要涵養深沉，不可逞能嗜殺，有此三者，方許大道能成。但是劍學一法，全在以膽識為君，勇力為佐，拳腳為階。若無膽識，遇事必慌；若無勇力，臨場心怯；若無拳腳，焉能舞動風生。如今你已服了換骨金丹，筋骨既俱換過，靈府亦必洞開。這膽識、勇力，二者皆可，無須顧慮，惟有拳腳一門，須得用心習練，方能日有進境。你須耐苦，待為師的細細授你。」素雲道：「恩師似此提攜，弟子敢不唯命是聽，有負栽培大德。」紅線道：「話雖如此，須知拳腳一法，又非劍術可比。第一要心靈手敏，第二要腳步從容，第三要進退有度。三者之中缺一即難勝敵。況拳經又有內堂、外堂之分。內堂以靜制動，全在服氣，練氣各法，尤非旦夕所可收效。若外堂縱然精進，究是浮功，學也無益。這卻如何是好？」素雲道：「弟子聞父親傳說，近世拳法當以張三丰為宗，此拳別有門徑，恩師諒知，可否傳授一二。」紅線道：「張三丰係本朝武當山丹士，相傳朝廷飛詔召張時，適道阻難進，夜夢神人授以拳法，厥明單身下山，空手斃賊百餘，因是以拳法鳴時。但此乃近代之事，彼時我在一線天修真，焉知他的拳腳門徑，不過是列仙中有遊戲紅塵的回山言及，故得略知梗概。就是少林內堂，當我幼時亦未有此。我今且授一個不傳之秘與汝，果能盡心學習，將來自足拔幟人間。」遂把外罩衣服脫下，就在山頂揀一塊平陽之地，使出一路拳來，命素雲在旁仔細觀看，留心習練。正是：

莫言技術相傳易，須曉功夫苦習難。

不知紅線授素雲的是怎麼拳，素雲即能領悟與否？且看下回分解。